



山河泪：迴马岭抗战记忆

■阿 牛

晋南中条山腹地，迴马岭的沟壑像一道道刻骨的伤痕，蜿蜒在古老绛县的胸膛上。这里没有繁华市井，没有熙来攘往，只有沉默的山岩与倔强的松柏，见证过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惊碎了华北的宁静。日寇的铁蹄踏破神州山河，迴马岭这片干旱贫瘠的土地，成了军民共筑的血肉长城。耄耋之年的张基刚老人，坐在碾台沟的老槐树下，浑浊的眼里浮起往事：“那年月，山是红的，土是烫的……”

他的童年，是逃难路上的一把沙土。7岁那年，日军搜山的枪声追着父子俩的喘息。父亲背着他，在荆棘丛中跌撞，子弹弹过父亲的腿，血染红了裤脚。

逃至大松树洼的岩洞，咳嗽声险些暴露行踪。情急之下，父亲抓起沙土塞进他的嘴里。呛人的土腥味混着泪水，成了他一生最痛的记忆。“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铁骨铮铮文天祥的诗句，竟在数百年后，成了迴马岭百姓可触可感的真实写照。

山外的蛤蟆峪，曾躺着一位母亲的尸体。彼时，张基刚的妹妹尚在襁褓，名叫盼娃的养母背着她逃难，却不幸倒在日军的枪口下。幼女趴在冰冷的尸身上，啼哭不已。寒风掠过凄惨的山谷，松涛呜咽如挽歌，连石头都裂开了永难磨灭的泪痕。

日寇罄竹难书的暴行，像毒藤绞杀着山民的脊梁。破窑里，敌人抢走最后

一把玉米；山道上，老汉的额头被侵略者用烟袋锅敲出肿包；山巅小庙角落，一名国军战士的遗体血肉模糊，额头的十字刀痕触目惊心……张基刚攥紧拳头：“那时候，我们弱，连恨都不敢出声啊！”

但迴马岭的石头，终究是硬的。游击队长王凤江的名字，让日伪军闻“凤”丧胆。他带人智擒汉奸，缴枪不费一弹；山梁伏击，喝退伪军如惊弓之鸟。百姓说，这位从山东莱芜逃荒来的汉子，就像一柄淬火的钢刀，劈开了笼罩山林的阴霾。各村民兵们土法制地雷，火药混着血性，石块裹着仇恨。范家岭一战，地雷阵炸得敌人魂飞魄散，贾玉明站在硝烟里大笑：“我们这‘石雷’

可比鞭炮响多了！”山梁上的硝烟未散，田埂间的锄头又起。在日伪严密封锁的艰难岁月，军民大生产搞得如火如荼。县委干部与百姓同垦山岭荒坡，李及位的玉米穗大籽圆，闫由信的菜畦青翠喜人。交公粮时，老汉们挑起扁担，颤巍巍却挺直腰板：“咱种的是活命的粮，也是争气的粮！”封锁线上，芦凤英、尚利华等妇女姐妹们背着盐袋翻山越岭，百斤重担压弯了脊背，却压不垮一句誓言：“山能挡住日头，挡不住活人的脚步！”

1945年秋，曙光撕破暗夜。张基刚记得，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开得正烈。王凤江的枪口生了锈，贾玉明的地雷被收纳封存，那些染血的战壕，渐渐被杂草温柔覆盖。唯有山崖上的弹孔，像永不瞑目的眼睛，执着地守护着迴马岭的黎明。

老人摩挲着老槐树皴裂的树皮，轻声念起小时候逃难听过的戏词：“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风过山林，仿佛万千英魂齐声应和。故缘迴马岭的石头记得，这里的人民，曾以血肉之躯，挺起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

的一孔土窑内，一处在村对面王家坡岭上窖藏。他同谢武俊（后任十支队地下情报员，生于1914年，2005年去世）、胡文明（1908年生，1990年去世）等联络国民党第三军驻平陆下涧的官兵转运弹药。转运弹药时，二爷打头阵，带领乡亲们在山林中摸索前进，在悬崖峭壁上，他用粗葛条把乡亲们连在一起。在转运途中遇到日军巡逻队时，他就学豹子、狐狸、猫头鹰的叫声，分散日军的注意力，有时还会只身引开日军，掩护乡亲转运。利用夜色掩护，硬是沿太宽河两边峭壁，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把弹药物资成功转移。1943年，在虎庙梁同日伪作战时，二爷身负重伤，被抬回家，当时小腿受了枪伤，伤口感染，得破伤风六日不治而亡。时隔七十余年，下秦洞村民每每谈起他，纷纷称他是个难得的好苗子，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同时深表痛惜惋惜，只恨天不假年，英年早逝。

二爷有一遗孤名叫胡引娥，目前仍健在。我的二奶奶赵小莲半生流离，备受艰难，晚年由我父母养老送终，1993年病逝后与二爷合葬于下秦洞村阳坡顶，身卧青山，日夜都能听到太宽河哗啦啦的流水声。



鹤雀楼

抗战题材经典美术作品长廊

民族先锋（油画）孙立新 作

炊烟袅袅的小村里，酒叔的名号无人不知。他嗜酒如命，村里但凡有个红白事、祝寿、过节，必定能看到酒叔端着酒杯的身影。他常眯着醉眼，张着舌头说：“不醉怎么能够过瘾？”

酒叔的家，在村头那三间摇摇欲坠的小土房里。屋里空荡荡的，除了两个破旧不堪的箱子，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酒叔膝下有两个儿子、一个丫头，一家五口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每年阳春三月，都是酒叔家最难熬的时候。陈粮早已吃完，新麦子还未成熟，村里各家的陈粮也所剩无几，想借点粮食都难。无奈之下，酒叔只能用玉米、白豆、黑豆磨成杂粮杂面，勉强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即便生活如此清苦，酒叔也从未断过酒。

酒叔的豪爽在酒桌上最见真章。每次炒完下酒菜，他总把盘子重重墩在桌上，震得碟边的花生米都蹦跳起来：“都敞开了喝！”要是哪个酒友推说不胜酒力，他立马梗着脖子涨红脸，抄起酒壶就往人碗里倒，溅出的酒液顺着粗陶碗沿往下淌，“总包！今儿不喝个底朝天，谁也别想迈出门槛！”说着自己先仰头灌下半碗，喉结剧烈滚动，酒水顺着嘴角流进泛白的衣领，他也不在意，随手一抹就扯着旁人划拳，沙哑的吆喝声能掀翻半座土坯房的茅屋顶。

闲暇时，酒叔会把他那帮酒友请到家里。炒上一碟韭菜鸡蛋，炸一盘花生米，再切上一盘咸菜，几杯酒下肚，酒叔就脸红脖子粗，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他那套关于钱的“真理”。“钱是什么东西？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多了就是废纸，也没有用。咱没有钱，但咱照样喝酒，照样开心。有一天我要是有钱了，一定不会忘了大家！”酒叔每次说完，酒友们都只是笑笑，

有人打趣道：“酒叔又开始做梦了！”酒叔也不恼，嘿嘿一笑，继续端起酒杯。

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们渐渐到了上学的年纪。为了挣钱养家，酒叔不得不去当了一名装卸工。这份工作又苦又累，但酒叔依旧酒不离口。每次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手里还攥着个酒瓶，为此没少挨老婆的骂。可酒叔总是左耳进右耳出，依旧我行我素。命运的转折来得毫无预兆。那一天，仿佛是老天爷开了个天大的玩笑，福从天降，酒叔的人生从此被彻底改写。

那天，酒叔和一起工作的司机小钱出去送货。走到半路，小钱突然捂着肚子喊饿，一摸口袋，却发现忘了带钱，身上只剩两张未拆封的体育彩票。小钱眼珠一转，死缠烂打地非要把这两张彩票卖给酒叔，软磨硬泡之下，酒叔掏出5元钱买下了那两张彩票。

谁也没想到，命运的齿轮就在这一刻开始转动。酒叔随手拆开彩票，小钱瞬间瞪大了眼睛，后悔得直拍大腿。原来，其中一张彩票竟是特等奖号码——八个八，奖金高达168万元！这简直就是喜从天降，一下子圆了酒叔多年来发

财的梦想。酒叔知道，从此后，咱也是有钱了！

酒叔激动得满脸通红，声音都在颤抖，他要求小钱马上开车返回体育场领奖中心。小钱却皱着眉头说：“还有一公里就到站了，咱们送完货再返回去吧。”酒叔哪里肯等，心急如焚的他一把推开车门，跳下车后，随即拦了一辆出租车，风驰电掣般向体育场飞奔而去。

到了体育场，整个场面热闹非凡。酒叔披红挂彩，满脸发光，被一群人簇拥着，推上了一辆敞篷的桑塔纳。他笑容满面，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不住地向公路两旁的人招手，那架势，真有点总统出访的派头。后面还跟着四五辆车，车上的人有的放鞭炮，有的敲锣打鼓，一路上好不风光。车队绕着县城足足转了三圈，才浩浩荡荡地向酒叔家驶去。

酒叔中奖了，酒叔富了！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一两天便飞遍了整个县城。一时间，锦上添花的人蜂拥而至。酒叔曾经的酒友们来了，那些八百年不来往的亲戚们也来了。酒叔家门前车水马龙，热闹得如同过年一般。

然而，随着财富和地位的改变，酒叔也变了。他整天依旧喝酒，但喝酒的对象却不再是

那帮穷哥们，而是有权有势的人。酒桌上，酒叔满脸堆笑，说着各种恭维的话，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豪爽。他出入高档场所，穿着名牌服装，开着豪华轿车，整个人都散发着一一种陌生的气息。

曾经在酒场上，酒叔信誓旦旦地许下诺言，说有钱了不会忘了大家。可如今，那些穷哥们想找他说句话都难。酒叔每次见到他们，总是匆匆打个招呼，便找各种借口离开，仿佛生怕被他们黏上似的。村里的人看着酒叔的变化，都不禁摇头叹息。大家都说，是钱把酒叔给改变了。那个曾经虽然贫穷但豪爽真诚的酒叔，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金钱和权力迷失了自我的陌生人。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酒叔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越陷越深。然而，命运的无常总是让人猝不及防。

酒叔突然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原来，在他暴富之后，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他和一些官员相互勾结，合起伙来做生意，进行了许多不正

之所以称父亲是烽火中的英雄，是因为他在抗日的烽火中参加革命，打过日军，流过血，受过伤；在解放战争“三打运城”的战役中，冒着枪林弹雨，运送弹药等物资，带领民兵支前。

1925年，农历八月，父亲梁继敏出生在山西省阳城县圪塔湾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祖祖辈辈深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虽然家里很贫困，几乎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爷爷奶奶还有两个伯父，省吃俭用、倾全家之力，供父亲到阳城县城去读书。就是在那里，父亲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教育。

1941年，年仅16岁的父亲怀着抗日救国的革命思想，到阳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当了警卫员，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在一次和日军遭遇战中，父亲不畏牺牲，英勇杀敌，打死打伤多名日军士兵。在那场战斗中，他左小腿受了枪伤，腿上留下了无法消除的伤疤。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他最爱唱的歌就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父亲在阳城县某区任助理员期间，接到可靠情报，有一地主家里窝藏着一批武器弹药，父亲带领区小队的队员，成功缴获了6挺机关枪、十几支步枪及相匹配的子弹，受到上级的表扬。

由于父亲突出的表现，1944年10月，19岁的父亲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5月，父亲又被选送到阳城干部培训班学习。

1945年7月间，太岳部队到阳城县招兵，父亲积极响应组织号召，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八路军，同时还走乡入户，一次就动员了32名适龄青年参军，受到太岳区委的表彰，《新华日报》太岳版也特意刊发了父亲的先进事迹。

1947年3月，解放运城战役即将打响，太岳区党委调我父亲到太岳五地委工作，并任命他为稷河二区特派员，领导组织该区民兵支援运城前线。父亲深知支前工作的重要性，他走遍了稷河二区的每一个村庄，向村民们讲解运城战役的紧迫形势和支前工作的重要性，确保前线的需求，村民们纷纷报名参加支前队伍。

为确保支前工作进行顺利，父亲给支前队伍作了战前动员和注意事项，在“三打运城”的每一次战役，父亲都发挥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冒着枪林弹雨，始终走在支前队伍的最前列，保证了攻城部队的物资供应，出色地完成了支前任务，受到太岳区党委的表扬。

历经三次攻坚战，运城于1947年12月28日解放，回到人民手中。次日，父亲即接到太岳区党委调令，到太岳区党校学习了9

烽火岁月中的英雄

■梁阳安

个月，继后又到运城专区党校学习三个月。

经过一年的党校学习培训，父亲党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得到了大的提升。

党校结业后，父亲带着党的重托，于1949年年初前往运城盐业鸿裕盐场任党支部书记。他到达工作岗位后，积极向盐工们讲解革命道理、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调动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1950年8月，稷山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接到运城支区的命令，父亲和盐警大队领导带领两个连的警力前往稷山平息暴乱。

1955年，根据党的有关政策，以及上级党委的安排，父亲在鸿裕盐场开展了公私合营工作，团结私营盐主成功地完成了公私合营工作，使盐业生产达到了历史最好，有力地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

1958年，鸿裕盐场合并为运城盐化局，他先后又担任盐化局九车间党支部书记和盐化五厂党总支副书记。在任期间，他一直带头参加劳动，和职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足迹遍布茫茫盐池的每一个角落。

在盐化局档案室里至今还珍藏着1960年8月9日刊登在《盐化报》上题为《记梁继敏同志的二三事》的文章，文章生动地描述了父亲担任盐化局九车间党支部书记带头和职工们参加生产劳动的事情：因8月8日天气不好，父亲带领职工们到盐池“抢盐”，从早干到晚。作者还描写了8月7日晚，父亲半夜三更到职工宿舍查铺，为职工盖被子的动人情景。文章称，父亲是党的

好干部、群众的贴心人、人民的好公仆！文章用“干部参加劳动，群众水乳交融，领导一马当先，群众万马奔腾”这四句话作的结尾。

一直到1962年底，父亲才从盐化五厂调到局里任职，又先后担任盐化局保卫科科长、盐化局组织部部长、盐化局职工医院党支部书记等职。不管到哪一个岗位，父亲总是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着。

不幸的是，1967年7月21日，父亲积劳成疾因病去世，年仅42岁。当年我13岁，距今已58年之久。但我对父亲的思念一直没有停止过，父亲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在战争年代，父亲和千千万万革命前辈一起，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在和平年代，父亲和群众打成一片，带头参加劳动，为群众谋福祉，甘当人民的公仆。

父亲，我们缅怀您、感恩您，愿您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我们一定要传承红色基因，学习您老人家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优良传统，永远跟党走，不回头！

当的交易。

酒叔一下子从人生的巅峰跌落到了谷底。他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地位，曾经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人也都作鸟兽散。他的家变得冷冷清清，妻子整日以泪洗面，孩子们也因为他的事在学校抬不起头。

被放出来后，酒叔回到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小村子。他的头发白了许多，脸上布满了沧桑，眼神中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神采。村里的人看着他，有的同情，有的叹息，也有的幸灾乐祸。

酒叔又回到了那三间小土房里，重新过上了清贫的生活。他又开始和以前的穷哥们一起喝酒，但再也没有了高谈阔论的兴致。一杯酒接一杯酒下肚，他只是默默地坐着，眼神空洞地望着远方，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夜深人静的时候，酒叔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望着天上的月亮发呆。他想起了曾经的自己，想起了那些在穷困中依然快乐的日子，想起了自己许下的诺言。他后悔了，后悔自己已被金钱和权力蒙蔽了双眼，后悔自己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真诚和友情。

然而，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命运的轮盘已经转过，留下的只有酒叔无尽的悔恨和那个小村里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酒叔的故事，就像一阵风，吹过了这个小村子，也吹进了每个人的心里，让人不禁感叹：金钱和权力，究竟是福还是祸？而那个曾经嗜酒如命、豪爽真诚的酒叔，也只能永远留在人们的回忆之中了。